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1881
27 January 1976

CHINESE

第一八八一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七日星期二下午三时三十分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萨利姆先生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理事国：贝宁	帕基先生
中国	赖亚力先生
法国	德吉兰戈先生
圭亚那	斯托比先生
意大利	芬奇先生
日本	斋藤先生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	基希亚先生
巴基斯坦	阿洪德先生
巴拿马	博伊德先生
罗马尼亚	达特库先生
瑞典	吕德贝克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马立克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理查德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谢勒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八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六年二月二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下午四时二十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纳米比亚局势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六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1918)

主席：按照今天早上的决定，我请阿尔及利亚、埃及、几内亚、印度尼西亚、牙买加、毛里求斯、尼日利亚和南斯拉夫的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保留给他们的座位就座，但有一项了解，在轮到他们向安理会发言的时候，再请他们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我又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主席和代表团成员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阿尔及利亚代表拉哈勒先生，埃及代表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几内亚代表卡马拉先生，印度尼西亚代表马尔邦先生，牙买加代表霍尔先生，毛里求斯代表兰普尔先生，尼日利亚代表哈里曼先生，南斯拉夫代表彼德里奇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保留给他们的座位就座；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卡曼纳先生（赞比亚）和该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我要告诉安理会各理事国，我收到了毛里塔尼亚代表的一封信，要求按照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邀请他参加讨论安理会这个议程项目。因此，根据惯例，并征得安理会的同意，我建议请我刚才提到的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请毛里塔尼亚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保留给他的座位就座，按照惯例，有一项了解，在轮到地向安理会发言的时候，再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毛里塔尼亚代表哈辛先生应主席的邀请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保留给他的座位就座。

主席：我也收到了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报告员的信，信里说：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一日第三一六次会议决定在安理会这次讨论纳米比亚问题时向安理会提出它有关纳米比亚问题的看法。因此鉴于特别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都缺席，如蒙邀请我就这个问题在安理会发言，不胜感激。”

因此，我建议安理会根据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向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报告员发出邀请。

既然没有人反对，我就认为安理会已同意了 my 提议。

在适当的时候，我将邀请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报告员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安理会现在继续审议其议程项目。第一位发言人是埃及代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埃及）：我们大家都知道，自一九四六年以来，纳米比亚问题就一直列在每届大会的议程内。安理会也就这个问题通过了许多决议。

联合国更努力推动纳米比亚问题的和平解决的时候已经到了。联合国参与处理纳米比亚问题，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因此不容受到忽略和阻碍。

大会第2145(XXI)号决议终止了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并决定由联合国来履行对该领土的责任。后来，大会在一九六七年第五届特别会议上成立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来管理这个领土，直至它独立为止。大会第3295(XXIX)号决议促请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以便依照宪章的规定，立即采取有效措施，终止南非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大会在这个决议中要求所有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内其他组织采取必要步骤，使纳米比亚能派代表参与他们的工作，并与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纳米比亚人民的真正代表——协商，对纳米比亚人民和他们的解放运动给予一切可能的援助。

值得提到的是最近大会有关这问题的决议就是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第

3399(XXX)号决议，其中重申纳米比亚人民享有不容剥夺的自决和独立权利；赞同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在一九七五年四月通过的关于南部非洲的达累斯萨拉姆宣言中各项有关条款；重申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是纳米比亚人民真正的代表；重申纳米比亚人民使用一切方法进行反抗南非非法占领其国家的斗争是合法的；强烈谴责南非坚持拒绝从纳米比亚撤出及进一步推行其“班图斯坦化”政策；强烈谴责南非在纳米比亚增派军队，以及为了军事上目的强行驱逐纳米比亚人离开北部边区。

大会第3399(XXX)号决议也定出关于纳米比亚的行动纲领。

第一，它要求南非立即从纳米比亚撤出其一切军队与警察部队及其行政机构，使纳米比亚人民能够实现自由与独立。

第二，它决定应当作为紧急事项，在联合国的直接监督和控制下，在纳米比亚举行自由选举。

第三，它促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执行大会第2248(S-V)号决议规定的职权，包括颁布法令，以便保护纳米比亚人的权利。

第四，它又促请安理会再次讨论纳米比亚问题，并采取行动，执行其第366(1974)号决议，其中

(a) 要求南非郑重宣告愿意遵守联合国的各项决议和决定，以及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国际法院关于纳米比亚的咨询意见，并承认纳米比亚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土完整和统一；

(b) 要求南非采取必要的步骤，按照安理会第264(1969)号和第269(1969)号决议的规定，从纳米比亚撤出其非法的管理机构，并在联合国协助下，将权力移交给纳米比亚人民；

(c) 要求南非在将权力移交给纳米比亚人民以前，彻底遵守国际人权宣言的规定，释放全部纳米比亚政治犯，废除在纳米比亚实施的一切种族歧视和政治压迫的法律与措施，特别是“班图斯坦”和本土。并且无条件地向所有目前因政治原因流亡在外的纳米比亚人给予充分的便利，使他们得以返回家园，不受逮捕、拘留、恐

吓或威胁的危险。

第 3399(XXX)号决议在制定有关纳米比亚问题的行动纲领时再次要求那些仍未这样做的国家遵守大会和安理会关于纳米比亚的各项决议和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它又促请那些仍未这样做的国家同南非断绝与纳米比亚有关的经济关系，并采取各种措施，以便迫使南非政府立即自纳米比亚撤出。此外，上述决议又要求那些在纳米比亚没有领事代表的国家停设这种代表。

同一个决议确认了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地位，再度要求所有会员国采取一切适当措施，确保全面执行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九日制定的保护纳米比亚自然资源的第一号法令的各项规定，并采取其它必要措施以协助保护纳米比亚的国家资源。

安理会不能在一九七五年六月就纳米比亚不容接受的局面采取行动，其中的理由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们希望可以订出一些令人接受的公式，使联合国能够适当地应付这个挑战。

在大会第三十届会议中，埃及代表团又一次表达了埃及对纳米比亚令人注目的发展的意见，并就这方面提出了一些评论。

作为非洲的一个国家和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一名成员，埃及在纳米比亚问题上的立场可以概括为：第一，全面彻底支持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这个纳米比亚人民的真正代表；第二，谴责南非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并在该领土专断实施种族歧视的镇压性法律和惯例，特别是“班图斯坦化政策”；第三，谴责南非在纳米比亚增派军队和利用该领土作为攻击邻国的基地，给非洲的和平与安全带来严重的威胁；第四，谴责南非企图规避联合国明确的要求，即在联合国监督下在纳米比亚举行自由选举。

埃及相信，安理会在这一连串的会议中一定能执行上述的各项决议，使南非种族主义政府从此不再辜负国际大家庭对它的信托，不再坚持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不再藐视国际公约，不再拒绝遵守联合国的各项决议。

主席：下一位发言人是南斯拉夫代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彼德里奇先生（南斯拉夫）：纳米比亚问题列在联合国议程上已经好几年了，虽然，大家都很清楚，不论在政治上或法律上，南非根本无权统治这个领土和纳米比亚人民。

一九六六年大会终止了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并且规定该领土由联合国直接负责。当时成立了纳米比亚理事会，来管理这个领土，直到它实现独立为止。

国际法院一九七一年的咨询意见指明南非在纳米比亚的继续存在是非法的，因此它有责任立即撤出该领土。

安理会最近通过的第 366(1974)号决议谴责了南非对纳米比亚的继续非法占领并且要求它

“采取必要步骤，实行撤退它在纳米比亚的非法行政机构……”

此外，由于南非继续不断蔑视联合国及其上述的决定，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因此决定暂停南非参加大会工作的权利。

但是，在一九七五年六月，由于安理会三个常任理事国的否决，使安理会不能根据宪章第七章的规定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对南非进口的武器实施全面禁运。安理会不能对南非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因而怂恿沃斯特政权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继续蔑视安理会和大会的决议，并且利用纳米比亚领土作为侵略非洲人民的集结地区。

我国代表团深信，安理事决定现在审议纳米比亚问题是最恰当不过的，因为，越来越明显，南非对纳米比亚的继续占领正迅速演变成严重危机的温床，给非洲和更广大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带来威胁。那些直接或间接地支持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国家和集团显然对这种不良的和危险的发展也要负责。

安理会是负有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任务的联合国机构，有义务采取有力的措施，以便结束纳米比亚被非法占领的状态。去年，安理会三名常任理事国使用它们的否权权，直接保护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免受国际大家庭的正义谴责，并阻止安理事采取必要的行动去结束南非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我们希望这次不要再发生同样的情形。鉴于上述各点，并考虑到当前的情况，我们深信，一个国家对南

非非法占领纳米比亚以及对种族隔离所采取的政策，其实就是它对非洲以及对这个伟大大陆要求从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下彻底解放出来的深切愿望的态度的试金石。

众所周知，沃斯特种族主义政权利用种族隔离、迫害、逮捕的残酷方法以及对纳米比亚人民及其自然资源的无情剥削，企图尽可能长期维持它对这个领土的统治。为了赖在纳米比亚不走，沃斯特种族主义政权正力图用武力、暗杀和迫害等手段压制纳米比亚人民的一切政治活动。它一心要把这些人民分裂成小小的社区，来建立班图斯坦。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正组织所谓制宪大会，以便它的走狗以此来实现南非分裂纳米比亚的罪恶阴谋。一些西方国家的外国资本在这方面帮了它很大的忙，这些资本正直接投资在纳米比亚或南非经济之中。这是大家知道的事，也知道这些国家的政府口口声声说什么他们不能控制他们的经济啦，骨子里却拼命袒护这种勾结，借此来隐瞒某些同南非种族主义命运牵连一起的集团的明显利益。

不过，应该指出的是，同样这些国家和别的一些国家虽然自称由于制度的关系，它们无法阻止他们的公司去助长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和帮助它对纳米比亚的占领，但是，在政治上对它们有利的时候，它们倒有充分的能力实施广泛而有效的禁运。

我们认为，安理会这次绝对需要采取必要的措施，断绝同种族主义政权的一切合作。这特别指某些国家令人难以接受的做法，它们在军事上同南非合作，向它提供尖端武器和军事技术。

今天，我们面对着更为险恶的局势，纳米比亚正大规模的军事化，其目的是要使南非永远留在这个领土上。因此纳米比亚人民受到的压迫和苦难不断加深。此外，南非公然利用纳米比亚领土对独立的安哥拉进行侵略和军事袭击，给其它独立的非洲国家的安全也带来了威胁。

这方面，我要特别指出不结盟国家协调委员会于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在纽约就这个问题通过下列的声明：

“协调委员会欢迎安哥拉经过多年对殖民主义进行斗争后获得独立，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武装部队对安哥拉进行的武装侵略行为，表示严重关切，这是南非对非洲各民族的自由与独立的又一次攻击。由于自由、独立的安哥拉的

出现，符合非洲自由，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大利益，由于这一伟大非洲国家的自由和独立，是对非洲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帝国主义的致命打击，使种族隔离政策越来越站不住脚，因此，协调委员会最严厉地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悍然的侵略行为，并要求国际社会立即采取紧急行动，制止这一侵略，确使南非部队撤出安哥拉。”（A/10496，第2页）

布迈丁总统以不结盟国家协调员的身份，也发出了严重的警告，特别说：

“我确信，不结盟国家注意到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其庄严宣言中确认，全面支持和恪守不结盟政策原则一定会非常密切注视这个局势，谴责向他们兄弟即安哥拉人民所进行的侵略，并且表示完全支持安哥拉的人民和领袖。这种姿态符合我们这个运动的思想，也符合我们支持正义事业的悠久传统”。

对纳米比亚非法占领和利用该领土侵略安哥拉，是帝国主义企图阻止彻底肃清非洲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进程的努力的一部分。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帮助下，这个万恶的奴隶制度对非洲国家的独立构成了威胁，其最终目的在分裂非洲，削弱非洲，支解非洲，造成非洲互相对峙的局面，因为，由四十个自由国家组成的统一的非洲，对南非来说，即使有了外国军队的援助，仍然是一股不可长期抵挡的力量。支持南非，或者用种种理由为南非干涉安哥拉辩护的力量，都侵害到非洲的利益，一心一意阻拦使非洲从殖民主义彻底解放出来的进程。

我国一向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它们的斗争，今天也采取一贯的作法，支持和帮助纳米比亚人民和非洲南部非洲人民的斗争以及独立的安哥拉反对南非侵略的斗争。

安哥拉的局势显示，一些力量已经同来自最丑恶的种族主义大本营南非的干涉主义者勾结起来。这一点，我可以声明，南斯拉夫政府和人民强烈谴责南非对独立的安哥拉共和国的侵略，以及对这项侵略行为所提供的任何援助。

总结以上所说的话，我要强调安理会应当最严厉地谴责南非继续对纳米比亚领土的非法占领和军事化，并利用该领土来侵略安哥拉共和国和威胁其它非洲的国家。安理会应把这一点看成一个新的和必要的因素，根据这个因素，采取实施行动来反

对南非占领纳米比亚和反对南非种族隔离政权。

同时，安理会不能不看到，纳米比亚人民已经明确地表现出他们求自由的愿望，为了实现这个愿望，他们正寻求国际大家庭、联合国、安理会和特别是所有安理会各常任理事国的支持。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已被公认为纳米比亚人民的真正代表，也是代表其民族利益的政治力量。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提议在联合国的控制下，并在南非全部撤出纳米比亚的条件下，在纳米比亚举行自由的政治选举，因此显示了它的力量。它从而响应了某些国家的要求，即联合国应集中讨论在纳米比亚实行自由选举，以证明纳米比亚要求独立和摆脱种族主义的愿望。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也通过武装斗争，证明了纳米比亚人民对种族主义政权的武装斗争是越来越坚强。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获得我国的支持和援助。

安理会有义务采取积极的措施，使纳米比亚早日从南非解放出来，让纳米比亚人民能够实现自决和独立的权利，从而对肃清非洲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进程以及巩固非洲和世界的和平作出实际的贡献。

主席：在我请下一位发言人发言以前，我要告诉安理会各理事国我收到了利比里亚代表的一封信，要求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邀请他参加安理会这个议程项目的讨论。如果没有人表示反对，我就建议按照惯例以及宪章和暂行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邀请利比里亚代表参加讨论。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我请利比里亚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按照惯例有一项了解，等到他要在安理会发言的时候，再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利比里亚代表米尼康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保留给他的座位就座。

理查德先生（联合王国）：主席先生，由你这一位杰出的非洲国家代表担任这次重要辩论的主席是特别适当的。我相信你对这个议题的认识，你个人在非殖民化问题方面对联合国的贡献，以及大家因为你领导安理会的方式而对你表示的尊敬，都将有助于我们在本周找出进展的途径。我国代表团怀着一种决心来参加这一次辩论，要在谅解与合作的基础上达成积极的结果；我可以说，我们刚才听到的一篇演说中，明显地缺少这两种性质。

我不愿意请安理会费神再听我叙述我国政府对纳米比亚的政策。我在安理会就这个议题发言两次，一次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七日，一次在去年六月六日。我国代表团更近一次于十月二十四日在大会第四委员会也发言说明英国的意见。但是，我相信我们目前讨论的问题非常重要，我应当再度简要说明我们的立场。

安理会各理事国可以从我国代表团过去历史次发言中知道，我们认为南非占领纳米比亚是非法的，我们相信南非应该尽早从该领土撤走。我们相信应当让纳米比亚人以单一国家的地位，行使其自决和独立的权利，象所有从前其他非洲属地的人民一样。我们曾经在一些场合上谴责在纳米比亚实行的种族隔离，并且向南非政府表示我们深切关心这种制度的继续实施，以及不经审判擅自拘留纳米比亚人的作法。我们相信纳米比亚的前途应当尽早按照其居民自由表达的愿望来决定。我们进一步相信应该准许纳米比亚的每一个政治团体，包括西南非民组及其他一切政党，不论在

什么基础上组成，都可以在整个纳米比亚和平地宣传它们的见解，并应当有充分且无拘无束的自由来进行和平的政治活动。同样地，所有被拘留的人应当交付审判，否则应予释放。只有这种方式才能够使纳米比亚人自由决定他们的前途，并使世界社会相信他们已经作出这样的决定。我可以补充说明，在我国政府和南非政府之间的正常双边接触上，我们已经非常清楚地说明我们的看法，除此以外，我们还利用机会和法国政府与美国政府一起，分别在去年四月二十四日和十月二十三日的两个新方针之中表达我们的意见。荷兰驻南非大使在这个周末代表我国所参加的欧洲共同体的国家，就纳米比亚的议题发表了新方针，新方针的原文已作为安理会和大会的文件分发。

而且，我们相信本组织对纳米比亚有特别的责任。我不需要详细辩论南非留驻该领土是否合法或大会各项决议是否有效。无论在这些问题上采取什么看法，无可否认的是五十多年来，纳米比亚问题一直是国际联盟和联合国先后关心的问题。如果纳米比亚象国际联盟以前其他委任统治领土一样，在战后成为托管领土，那么我们可以有理由预料这个领土一定经过其他托管领土所发生的政治发展——安理会各理事国都知道，很幸运的，现在托管理事会的工作快要结束。因此联合国参加纳米比亚自决的过程，是正确的，也是不可缺少的。

我要按照这种背景，简短地评论自从一九七五年六月安理会上次集会以来这个领土内所发生的各项发展。记得在那个时候，南非政府正准备召开由该国国内各种族团体的代表组成的一个制宪会议。这个会议已按时在九月一日举行，并进一步通过一项意向声明。这个会议又在十一月十日和十四日之间举行期间很短的第二阶段讨论，在设立关于教育、社会发展、经济发展和就业措施的四个委员会之后便告休会。据我们所了解，这些委员会不久就要开会，它们将编写报告，以便全体会议在三月二日再开会的时候加以研究。

国际上正普遍地谴责这个会议没有代表性，而且存心造成分裂；纳米比亚理事会和大会已经驳斥了意向宣言；对于这个会议的可能结果似乎普遍地感到悲观。

我国政府的看法是比较开通的。我们认为纳米比亚的黑人和白人社会的代表坐下来一起讨论领土的前途是向前的一步。而且，我们认为具有相当意义的是，出席会议的各团体似乎表示赞成独立，虽然宣言的措词含混，但是他们也似乎赞成建立单一的国家。事实上，即使领土内杰出的白人舆论领袖也指出，意向声明谈到的是草拟一个宪法，而不是草拟许多宪法，它谈到的是整个领土的利益。从这些情况也许可以大概看出事情进展的方向。

但是，现在可以说会议的组成还不适当。它的代表只限于种族团体，相信纳米比亚应成为单一国家的那些人事实上都被排除在会议之外，因为会议的代表是从种族选举产生的，他们不愿意参加这种选举。英国协办外交和联邦事务国务大臣恩纳尔斯先生曾经公开说明我们认为目前的会谈并不构成自决的过程。但是会议上也许会提出有用的建议；但是这些建议需要得到纳米比亚全体人民通过纳米比亚全国举行的单一选举过程表示同意。我们呼吁举行全国性的自由选举，不仅是因为这是所有附属领土或托管领土在取得独立之前阶段中的一般现象，也因为我们真正地相信为了纳米比亚的利益着想，纳米比亚在独立后必须得到整个国际社会的欢迎和接纳。纳米比亚全体人民有权决定他们要谁担任未来的领袖。纳米比亚全体人民也有权断定他们要采用什么形式的宪法。无论他们选择什么，我相信只要确定这项选举是自由、公正并公开地达成的，国际社会就一定会加以接受。

向安理会各理事国非正式分发的文件详细叙述了纳米比亚的宪法发展。我希望我刚才所讲的话可以说明我们赞成一种意见，就是联合国应当对纳米比亚全面进行的民主投票过程有效地行使监督。有人建议安理会需要足够的时间来决定这些选举的日期、时间表和形式。对这个建议，我们也不反对。这些事项需要经过仔细考虑，但是幸好以前已有先例，若干托管领土在独立前举行选举和全民投票时，都作出安排，由联合国来监督。联合国在这些情形下实行高度监督，这反映出大家共同认为托管领土的居民有权得到联合国充分参加办理他们的选举过程，就是因为它们都是同本组织有合法直接关系的领土。我相信对纳米比亚也是如此。

但是，联合国对纳米比亚选举进行任何监督时，不得不设法解决一些具体问题，无论选举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举行，这些问题都不免发生。我国代表团以为绝对适用的一点是，联合国监督小组应当与领土当局就所有这些事情进行协商。因此，从我以上所讲的话可以清楚地看出联合王国赞成一般的建议，就是选举过程应当受到密切监督，联合国小组应当就选举进行的情况提出报告。

但是，我必须要求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应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南非政府不一定会接受联合国监督的原则。事实上，直到现在它完全反对这个办法，主要是因为它相信或宣称相信联合国决心强迫领土接受一种预先想好的政治发展形式。如果安理会各理事国，而且事实上参加我们辩论的所有其他国家都重申情形不是如此那么也许会有帮助。去年在第四委员会辩论的过程中，一再提到当地人民必须选择对他们最有利的办法；管理当局和联合国都不能替他们选择。我相信这是对的。在纳米比亚实行自决方面，如果联合国想发挥的作用比我刚才扼要说明的作用更大，那是不明智的，也是不适当的。严格的监督当然是必要的。我们从来没有反对这一点。但我们认为，如果在实行自决之前就要求南非人离开领土，那是不实际的。某些行政机构必须保留。由于上述和若干其他理由，我们在去年主张联合国与南非接触，而且现在继续主张这种接触是减少现有分歧并促使南非和纳米比亚当局接受联合国监督原则的唯一方法。

安理会面临一个具体的问题，我想我们必须设法以具体办法来解决。如果有时间和耐心，我们可能找出一个进展的途径，来兼顾领土内外的纳米比亚人的要求、南非政府的立场和这个世界组织的意见，借此重申并加强本组织的原则。我国政府尽其所能，来促成这个目的。

主席：谢谢联合王国代表对我个人表示的信任。

在我请下一位发言人发言之前，我要告诉安理会各理事国，我刚才收到南非常驻联合国代表的一封信，要求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邀请他参加安

理会这个议程项目的讨论。

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提议按照惯例及宪章和暂行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邀请南非代表参加讨论。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我请南非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保留给他的座位就座，按照惯例，有一项了解，等到他要在安理会发言的时候，再请他在安理会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南非代表博萨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保留给他的座位就座。

主席：发言人名单上下一位是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报告员巴尔德拉马先生，因此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报告员巴尔德拉马先生（菲律宾）：主席先生，我非常高兴代表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并代表我自己，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一月份主席，并预祝你在主席任内工作圆满成功，你就任以来，已经展露你的外交技巧和政治家风度。

我很荣幸代表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在联合国这个庄严机构里参加纳米比亚问题的讨论。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非常重视特别委员会同二十四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间的密切合作。主席先生，你是一位杰出的非洲人，也是非殖民化委员会干练而且热心的领导人。我们特别委员会的成员都确信这种合作必能进一步加强彻底消灭非洲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的共同斗争。

主席先生，我敬向你以及向这个庄严机构的全体理事国表示，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非常感激能有这个机会参加纳米比亚问题的讨论，并向安全理事会提出它关于这个问题的意见。

特别委员会在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一日的会议上决定参加安全理事会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讨论。特别委员会主席是几内亚的珍妮·马丁·西塞夫人，她已因委员会公务出差，因此授权我代表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发言。

我很荣幸，曾经在一九七四年和去年的纳米比亚纪念日两度代表特别委员会出席纳米比亚理事会的会议。我在一九七四年的纳米比亚日说过，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于六月十二日在索马里摩加迪沙向非洲统一组织第十一届国家首脑会议讲话时，就纳米比亚危险局势提出下面的警告：

“当基本权利被否定，当提倡按部就班实行改革的人士被人忽视或压制，

当政治、法律和经济上的补救途径都被关闭时，如果发生暴力冲突，没有人会感到惊讶。”

我们特别委员会的成员希望安理会尽其所能，防止这种可怕的局面发生。

主席先生，我作为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代表，有责任向你以及向安全理事会的理事国传达特别委员会对纳米比亚局势的重大关切。正如各位代表所知，特别委员会的任务是注意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种族隔离政策的各方面情形以及它们在国际上的影响，包括该政权把它不人道的政策努力推展到南非边界以外的情况，在执行这种任务的时候，它也一直注意到纳米比亚的局势。

特别委员会彻底地审查了比勒陀利亚政权的种族主义政策，并决定在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二日发表一项声明，提请联合国会员国注意比勒陀利亚政权对纳米比亚境内境外的纳米比亚人民所发动的军事行动，并注意它如何利用纳米比亚作为侵略其他非洲国家的基地。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在许多场合上都强调，南非种族隔离政权不仅在国内继续实行它罪恶的种族压迫政策，并且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公开威胁向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提供方便的独立非洲邻国，而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已经承认这个解放组织为纳米比亚人民的真正代表。

特别委员会已向各国政府和各个组织发出迫切呼吁，要它们支持联合国和纳米比亚解放运动的努力。在这方面，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请大家注意大会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日第3411G(XXX)号决议中要求安全理事会：

“……迫切审议南非的局势和……种族主义政权的侵略性行为，……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采取有效的措施，以消除该地区的严重局势。”

尤其是确保武器禁运及有关措施获得充分执行。

一九七四年十月，当安全理事会审议联合国同南非的关系时，安全理事会三个常任理事国行使了否决权否决驱逐南非。这三个理事国向我们保证运用它们的影响力，说服比勒陀利亚政权改过自新。当时这个政权的代表也告诉这个庄严的机构说，它将放弃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并且以和平而有条理的方式来改变南非的局势。

十六个月过去了，这个政权在政策上和行动上都没有什么具有意义的改变。反而在纳米比亚迅速扩展和增派军队，建立新的军事基地。事实上，对南非和纳米比亚的压迫已经加剧了，因此，南非问题的评论员指出，在国外谈缓和而在国内拘禁人民，是一体两面的事。南非种族主义政权迫不及待，急想在南非和纳米比亚成立班图斯坦。

嘴里说放弃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实际上只不过开放一些旅馆和酒吧，准许到南非去访问的黑人和班图斯坦的首领们进入。大肆宣传在纳米比亚放弃种族隔离，结果只不过准许少数黑人进入温德和克的三家旅馆。

另一方面，在种族隔离的实质问题上，诸如炮制班图斯坦、抢夺黑人财产等等，比勒陀利亚政权是丝毫也没有让步，实际上，反而加速推行，更残酷地压迫占大多数的黑人。自从一九七四年十月以来，在纳米比亚的压迫变本加厉，现在继而进行各种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这些行动可以说是殖民战争。

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目昭然若揭，它利用它所能支配的一切方法，包括阴险的宣传来压迫纳米比亚人民的解放运动，想把这个国际领土变为新殖民主义和南非种族主义的庇护地。

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不能袖手旁观，让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残忍地压迫纳米比亚人民，并且着手破坏纳米比亚的民族团结和领土完整，让种族隔离政权迫不及待地建立它的军事力量，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领土，用它作为干涉独立邻国的基地。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认为，安全理事会必须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采取迫切有效的措施，特别是强制禁止运军需品给这个罪恶深重的侵略政权，并禁止与它从事军事合作。

我代表特别委员会表示希望在一九七五年六月行使否决权阻止决定根据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对南非实行武器禁运的三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重新考虑它们的立场，现在帮助安全理事会通过有效措施对付南非种族主义政权。

我们知道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在外援之下积聚了大量军事配备，并且建立了庞大的军备工业。因此，特别委员会认为，对南非实行武器禁运将是防止南部非洲的一般危险局势特别是纳米比亚的危险局势进一步恶化的有效措施。

特别委员会并认为，法国、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意大利这几个西方国家如果有决心，即使在这个阶段，也可以对武器和战略物品实行有效禁运，借此减除南部非洲的严重局势，并帮助维持和平与安全。特别委员会诚恳希望能采取这种行动，以加速终止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并且废除这个种族隔离政权本身。

主席：谢谢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报告员对我个人说的客气话。

发言人名单上的下一位是毛里塔尼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哈桑先生（毛里塔尼亚）：首先，主席先生，我愿通过你，谢谢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给我机会来参加安全理事会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辩论。

去年，更正确地说，去年五、六月间，安理会按照第366(1974)号决议开会时，纳米比亚人民和国际社会都希望能作出了一项决定，为纳米比亚问题的彻底解决展开新的前景。大家格外希望作出这种决定，因为南非在纳米比亚的非法存在长期以来一直是本组织所忧虑的问题，一直是这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当时安全理事会开会研究南非政府按照第366(1974)号决议对它的要求而提出的答复，决议中要求：

“……南非郑重宣告愿意遵守联合国各项决议和决定，以及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国际法院关于纳米比亚的咨询意见，并承认纳米比亚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土完整和统一，这项宣言应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提出；”。

当时南非政府送交联合国秘书长的答复把南非的真正意图以及它计划在纳米比亚扮演的角色表露无遗。南非政府蔑视安理会向它提出的要求，而在答复中重申它的传统立场。实际上，它表示拒绝承认联合国有任何权利过问纳米比亚问题。南非外交部长甚且进一步声明南非政府将致力完成班图斯坦政策。

安全理事会从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七日至六月六日的审议工作就是研究南非政府的这项答复。这次辩论的时间很久，范围也很广，证明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对这个问题特别关心，而这个问题也是国际社会经常担心的一件事。

我国代表团当时正担任安全理事会的理事国，也参加了时间很长的谈判，目的在寻求大家都能接受的并考虑到大会许多决定以及国际法院明确咨询意见的一项解决。在这次冗长而艰难的谈判结束时，安全理事会的不结盟国家提出了一项决议草案，这项草案载于S/11713号文件。

这项决议草案并没有规定严格执行宪章第七章（事实上这一章的内容是很明白，但却不为安全理事会某些理事国所接受），只要求执行这一章中应解释做要求实施军事禁运和经济制裁的若干规定。

应当强调的是，不结盟国家的这项提案是同比勒陀利亚当局作了多方接触以后提出的，尤其是在大会屡次警告并谴责南非对纳米比亚的政策以后提出的，其中只规定一套有限的措施，主要目的是避免让某些国家尴尬为难。因之，安理会的不结盟理事国当时表现的是一种调解妥协的精神。

这项提议是在超过四分之一世纪以来，同南非进行了毫无结果的谈判之后提出的，这一点证明不结盟国家如何苦心设法避免同那些坚信执行强制办法的时候还没有到来的国家发生任何决裂。而且，在比勒陀利亚政权的外交部长给联合国秘书长的答复中，如果我们注意到南非政府向联合国提出的挑战，就可以看出不结盟国家要求采取的措施远不及人们对安理会的期望。

因此，当不结盟国家的决议草案被否决时，我们深感失望。我们格外感到失望，因为决议草案遭到否决，徒然怙恣了在超过四分之一世纪以来为整个世界大家庭所谴责的一种政策。大家谴责它，不仅是因为它抵触了联合国宪章所崇奉的原则，特别是因为它的理论基础是对人的压制、剥削和凌辱。

无论如何，尽管有这些措施，南非政府丝毫没有改变它的行为。在此以前，安理会开了许多次会议，对第366(1974)号决议一致采取了重要决定，特别是在一九七五年五、六月间举行了若干会议，因此，安全理事会今天的会议似乎是这个拖延过久的谈判过程的最后一步。

从安全理事会一九七五年六月九日的会议到今天的会议这段期间，纳米比亚的局势急剧扩大，纳米比亚人民遭受的痛苦更日益增加。种种事情都发生了，就好象南非政府已经把一九七五年六月的三国否决票当作外交上的一场胜仗，当作赞同它在纳米比亚的政策。如果我们注意到从那时候起南部非洲在地理政治上发生的动乱，南非政府这种态度就简直不需置评。

当时南非提出的挑战还稍事掩饰，今天已成为对非洲安全与和平的直接威胁了。整个世界看见南部非洲现在的悲剧，因此安理会今天的会议就特别重要而有意义。我国代表团一向希望安全理事会一些理事国所持慎重的态度并不表示赞成并在政治和外交上支持比勒陀利亚在纳米比亚推行的种族主义政策。

安全理事会即将作出决定，这个决定将因上述各国的支持而加强，并将决定纳米比亚人民的态度因为他们已经等待太久了。我们必须彻底知道，安全理事会是否能执行托

付给它的神圣使命，还是让比勒陀利亚政权顺利推行它在纳米比亚实施的班图斯坦政策。我们个人深信，安全理事会不会放弃它的责任，不会允许弱肉强食的原则成为解决这个冲突的唯一方法。

我国代表团今天在安全理事会上发言，不仅是为了非洲的团结而发言，更是为了保护最神圣权利遭受剥夺的人民而发言。纳米比亚人民今天处于苦难之中，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拿起武器来保护自己，而是因为他们过去和现在始终信仰联合国创始人所持的崇高理想，这些理想今天仍是联合国存在的理由。我们不应辜负他们对联合国使命的信心。

主席：下一位发言人是南非代表。因此，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博萨先生（南非）：主席先生，本月份的主席又由一个非洲国家担任，因此，我有机会在安全理事会发言，尤其深心感谢。这是一种荣誉，理应向你表示祝贺

我在今天写给秘书长的信中，相当详尽地阐述了我国政府对西南非洲问题看法的要点，我谨请安理会注意这份文件，因为其中讨论西南非洲各项实质问题，比我今天有时间讨论的，更为详细。它除了提醒安理会注意这个领土无容置疑的现实状况以外，又简略说明了当地最近的发展情形，摘述了我国政府的立场，特别是在最近在各种声明中表示的立场，并驳斥了主要在联合国内和这场辩论里针对南非的许多指控。它清楚地表明为什么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其他机构对西南非采取的行动是片面的、不切实际的、不符合这个领土人民的利益的，过去如此，现在仍是如此。

如果要以最低限度的现实主义来应付这个领土的问题，首先必须了解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就是我国并没有以魔术一样的方法创造了西南非洲的人民、它们的语言或文化；我国政府也不能对他们的历史负责。例如，占总人口百分之六十的奥万博人、卡范戈人和东卡普里维人，在前几世纪从非洲各地移来，远在联合国委任统治开始以前，就在这个领土的北部定居，直到今天还住在那里。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最好的牧场和可耕地大部分都在那个地方。由于这些历史和自然因素，才有不同的人民生活在这个领土上，这并不是我国政府的政策或任何其它政策所造成的。

安理会不会不了解这些和类似的基本事实的意义。就是联合国，说句失敬的话包括议席四周的理事国，无论有任何提议或行动，都不能改变这种情况。人为的制度都无力改变人口方面种族不同的面貌、雨少缺水、广大干旱地区、人口密度很低等现象。经济发展方面的最大障碍是一个现实情况。我提请安理会注意这些事实，并不是要阻碍它，而是要帮助它，因为除非以关于现有情况和条件的正确基本资料为根据，否则对西南非洲或任何其它问题的讨论都不能获得有意义的结果。

在这方面，我希望提醒安理会注意我国政府曾经多方努力，保证任何真诚愿意认识西南非洲情况的人士都可以得到关于该领土的充分情报。我只需要提到下列各点，来证实我的话。国际法院的记录中，有成千上万页载有关于西南非洲情况而证据确凿的事实，可供参考；一九五六年发给国际法院的邀请书；请到西南非洲进行视察和任意参观；南非代表团在一九六六年大会第二十五届会议期间积极地参加了关于西南非洲问题的辩论；出版《一九六七年西南非洲概况》，并将它分发给各国政府和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机构；南非外交部长致联合国秘书长的各项函件，特别是他在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六日、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五日、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七日、一九六九年四月三十日、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六日、一九七三年四月三十日和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七日的信，都是值得注意的例子。

显然，联合国至今仍然没有认真地设法了解关于西南非洲人民以及关于他们的生活水准和条件的事实。因此，并不是南非政府蔑视联合国而是联合国没有了解西南非洲的真实情况和局势。关键问题是：安理会没有了解西南非洲的实况。

有一个显露的事实，就是：任何对南非有利的情报和结论联合国一概拒绝接受，一概置之不理，至于纯粹一面之词，只要符合联合国大多数会员国的政治目的，联合国都热心接受。不过，关于西南非洲已经取得的高度发展水平却是不容驳斥的事实。更重要的是，这些事实证明关于威胁和平的话都是说谎。这些事实说明安全理事会根本没有理由出面干涉。

我要强调指出，尽管自然环境基本上不利于经济发展，这个领土在人类所努力的各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进展。进展的成果是人人有目共睹的。谁能对此表示怀疑呢？我刚才提及我今天写给秘书长的信。我请安理会注意信里的统计数字。南非政府肯定认为这些成就与世界上任何其它国家在同样的条件下取得的成就相比，还胜一筹。

南非政府并不承认，也从来不承认联合国有任何权利监督这个领土的事务。而且，只要联合国大多数会员国为了本身自私的目的，对这个领土继续进行恶毒的、

敌意的和充满偏见的活动，就不能期望南非政府同意由联合国来监督任何选举过程。尽管面对这种敌意的态度，我们许多年来一再努力寻求与联合国进行谈判的可接受的基础，以便解决这个问题。

南非一度努力与联合国合作，而联合国的反应却很固执，这是由来已久的记录。例如，一九五一年主要同盟国和参与国的提议、一九五二年联合国有关委员会的报告、一九五八年阿登——克拉克斡旋委员会、一九六二年加皮奥/德阿尔瓦特派团、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六年期间在国际法院的争讼程序，以及在一九七二年和一九七三年和秘书长进行的协商，所有这些主动行动都反映出南非真诚愿意接受考验探索各种可能达成解决的途径。在联合国方面，记录说明——我们以记录为根据——它们表示绝不愿意考虑任何积极的提议：对建议不经探讨便加以拒绝、把记录一笔勾销、宣告已签署的协定无效、不肯接受世界上最高司法机关的判决、施用报复性行动，企图使法院的判决失效。重要的是，安理会应该了解南非有充分理由怀疑联合国的诚意反过来说则不然。我促请对这一点有所怀疑的人特地查一查第四委员会同我提到的各项主动行动有关的记录。

目前联合国的行动路线是在一九六六年国际法院作出判决之后，在感情用事的气氛中开始的，因为这项判决一般来说是对南非有利的。国际法院可不是南非任命的，各位法官也不是南非选出的；法官是由联合国选举的。不过，这项判决是对西南非洲问题唯一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宣判。说句失敬的话：法律和事实都不在联合国这一边。很多国家就国际法院一九七一年咨询的意见表明了立场，这项意见不但完全站不住脚，而且显然可以证明是玩弄政治花招的结果，而不是客观裁判的结果，这是众所周知的——如果我想说实话，至少应该这样说。

此外，这项意见只是咨询意见，对任何国家都没有约束力。不论有多少国家基于政治理由接受这项意见，尽管再三表示接受，也不能使它成为法律。

接受这项意见的国家也应该宣布它们是否接受法院的基本论点及其必然的含义——尤其是认为大会的权力不限于进行讨论和作出建议，而是包括作出对不同意和

非会员国的国家有约束的决定。我们大家显然都认为大会没有这个权力。

既然西南非洲并没有一个同种的民族存在，自决方面的进展，如果不想强迫推行，就必须根据有关各民族之间的协议来进行。因此，南非的任务是显而易见的：这个任务就是促使该领土各民族达成协议，而不强迫他们接受某一个解决办法。这就是南非采取的途径，各族人民也充分认识到一切可供他们选择的办法。我请问安理会：“这种方法有什么不对呢？这种方法怎么可能不对呢？”

一九七五年九月一日在温德和克召开了一次制宪会议，在会场上，所有各个人口集团的代表首次聚集一起讨论这个领土在宪政上的前途。这是一件历史性事件，是各行各业取得进展的结果，也是这个领土各民族之间关系改善的结果。

首届会议制定了一项“意向声明”规定尽可能从一九七五年九月起三年之内草拟该领土的宪法，其中特别考虑到各个人口集团的相互依存性和整个西南非洲的利益。除其它事项外，与会人员又决定“致力促进并尊重全体人民的人权和基本自由，不因种族、肤色或信仰而有歧视”。一九七五年十一月第二届会议设立的四个委员会目前正在审议歧视、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教育等重要问题，并于一九七六年三月第三届会议复会时或在以后尽早时间内提出报告。

会议在短短的时间内取得的成就应该得到安全理事会的赞扬——而不是谴责。我想不出有什么更积极的方法可以让西南非洲的人民决定自己的前途。然而联合国对这些事件始终没有什么积极反应，就西南非洲的现实情况而言，这些都是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联合国固执坚持以前基于过时的概念和已成过去的局势而作出的决定，似乎作茧自缚。只要不对该领土的基本现实状况使用双重标准，并对之加以认识，南非和西南非洲领袖的立场和联合国的立场之间是没有什么重大差异的。南非尊重该领土的独立地位，对它也没有寸土的要求；南非同意应该由当地人民决定自己的前途——实际上他们现在正从事这种工作；南非留驻这个领土，只是顺应当地人民的愿望；所有政治团体都可以和平地参与该领土的政治程序。会议已经请这些团体提出建议。联合国呼吁维持这个领土的领土完整——虽然我

必须说明，宪章并没有禁止人民作出相反的决定——南非则宣布当地居民有权选择各种办法。我刚才说过，出席会议的代表还进一步决定致力促进并尊重全体人民的人权和基本自由，不因种族、肤色或信仰而有歧视。

西南非洲明确而基本的问题就是当地居民的自决。这不但是我们大家——西南非洲的领袖、南非和联合国——都承认的，而且的确正在通过合理而和平的方式逐渐实现。西南非洲和安哥拉之间的共同边界可以成为积极合作的集中点，也可以成为一条分裂与纠纷的界线。

库奈尼河的卡卢奎水坝就是安哥拉和西南非洲之间利益相关的实例之一。这象征着通过合作已经取得和能够取得的积极成果。这个水坝仍在建筑中，是由来自西南非洲的工作人员施工。它位于安哥拉境内约十五公里处，确保西南非洲北部的奥万博人得到水源供应。它是根据与葡萄牙政府在一九六九年一月商订的一项协定而建造的。现在奥万博的医院、工业和农业都使用当地的水，这个水源的供应一旦停顿，可能给当地黑种人民带来严重的人道后果；南非距离水坝一千多公里，当然不会受到什么影响。不过，恐怖主义者在奥万博不断发动袭击，杀害无辜人民，加上安哥拉的局势越来越动荡混乱，水坝地区的安全局势是越来越不稳定了。

一九七五年四月，南非向葡萄牙驻罗安达的高级专员提出要求，请他协助确保在卡卢奎的工作人员的安全，使他们能继续工作。这项请求没有得到任何答复。一九七五年八月，安哥拉境内各个敌对集团的战斗危及这些工作人员的安全，使他们难以继续工作。我们又立刻通知葡萄牙当局，并与葡萄牙所派代表在南非进行讨论，以便决定应该采取什么步骤来保护这些工作人员的利益和水坝的安全。

一九七五年八月九日，在工作人员逃离水坝以后，南非一个小部队，即一排军队，开到该地，打算举行讨论，以便恢复秩序，让工作人员可以回去工作。但是，这排军队遭到开枪射击，因而不能进行讨论。结果发生互相射击，在射击过程中，南非部队占领了卡卢奎。

南非随即把这项发展通知了葡萄牙当局和其它政府。在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一日以前，葡萄牙当局不能保证水坝的安全，在此以后也没有任何人能保证水坝的安全。这是一种事态严重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南非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自己提供必要的保护，而且确实这样做了，不过原来只是打算当作一种临时措施。我们在一九七五年九月五日的信中把这个行动通知了秘书长，同时要求葡萄牙当局负起保护水坝的责任，他们表示同意，却一直没有实行。在葡萄牙撤退后，保护水坝已成为南非在安哥拉的主要急务，这是非洲人所需的而不是南非共和国白人所需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发展工程，没有任何其它人能够提供这种保护。但请让我在这里说明白。为了避免在这方面发生纠纷，并使安哥拉的任何政府比较容易避免为这件事发生冲突，我提议在安哥拉政府能够令人满意地处理这种局势以前，由安全理事会负起保护责任。西南非洲和安哥拉在地理上相毗连，因此，西南非洲对安哥拉的事态不能不感到关注。举例来说，西南非洲不得不注意安哥拉的战事，因为数以千计的难民和流离失所的人越过了边界，目前设法越过边界的人也越来越多。我国外交部长在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二日和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二日写信给秘书长，从这两封信中，安理会一定知道南非已经捐出五百万美元的巨款来解除他们的困境。但是，从人道立场看来，局势仍是朝不保夕，其中存着混乱的可能性。

难民的困境是我国政府甚为关切的问题，我们因而要求秘书长请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协助解决这个严重问题。我也要求安全理事会尽力协助解决这个问题，就是难民问题。到安哥拉的一个政府能够负起难民责任的时候为止。

今天在安理会中有人攻击我国侵略安哥拉，并利用西南非洲为干涉其它非洲国

家的基地。我对这些指责不能不予以答复。事实上，西南非洲正受到安哥拉事态的直接影响。西南非洲人民愿意不惜任何代价，以求避免自己国内也出现大规模的外来武装干涉。他们眼看无数饥饿、无家可归、伤残、患病的难民，自饱受战火摧残的安哥拉涌入他们的国家，他们害怕这些嚣张的侵略者会破坏西南非洲几十年来的和平。

我们南非人是非洲人。南非和西南非洲都是非洲大陆的一部分，如果这一洲里各种不同的份子能够合作，就可能成为伟大的一洲，但是我要同时指出，如果让局外人挑拨离间，就可能成为灾难重重的一洲。重要的是，安理会应该了解，我的非洲朋友也应该了解，南非的行动和反应，都是基于这个根本事实：我们是非洲人。

西南非洲的居民眼看他们北方的非洲兄弟，刚刚摆脱殖民地压迫的枷锁，又被现代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的铁蹄蹂躏，在这个时候，议席四周诸位代表认为他们会有什么反应呢？如果有人对我们提出责难的话，那么就让我们说坦白的话。安理会的任何成员国能不能坦白地告诉我：如果有人用武力在它的边界附近建立一个侵略的军事力量，它能泰然处之吗？

我请问安理会和我的非洲同胞：俄国人在非洲建立霸权，即使在非洲最小的地区建立霸权，非洲到底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呢？唯一得到利益的是苏联。莫斯科远在七千哩外，有海洋大洲隔开，为什么要参与安哥拉的毁灭战争呢？为什么古巴部队要从七千哩外跑到这个国家来投资呢？

从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一日以前开始，苏联已经把价值2亿到3亿美元的军火运进安哥拉了。现在在安哥拉的12,000名古巴人，是由俄国飞机运到当地，每天载运200名，差不多占古巴军队总数的百分之十五。他们被人明目张胆地利用为步兵，去杀害、伤害、羞辱和恐吓非洲黑人，用的是俄国人的坦克、大炮、迫击炮、飞弹、机关枪、炸弹、地雷，并很快便会用上战斗机和轰炸机了。他

们使用大量苏联制造的致命武器来破坏和毁灭非洲的村庄、城镇、道路、桥梁、学校和医院。安哥拉的经济受到严重打击；广大地区受到饥荒的威胁；成千上万的安哥拉人被迫离乡背井，目前陷于穷苦不堪的状况。这就是苏联口口声声协助非洲人民的奇异方法。

我们非洲的人曾经一度希望安哥拉的权力可以和平移交。苏联扮演了什么角色来破坏这些希望呢？一船船苏联军火和装备在罗安达卸载，我们在这方面可以找到线索。

我们非洲有许多严重问题等待克服，我国政府认为，这些问题应该在和平的气氛中，由所有有关国家相互合作，尽力解决。没有和平就不会有发展。

南部非洲次大陆的所有领袖正要达成协议来寻求和平解决问题的方法，在这个时候，俄国熊却跑来用爪在非洲身上撕开一个溃烂的伤口——这个伤口可能蔓延到整个非洲。

南部非洲的领袖们已经表示愿意努力和平解决纠纷。南非总理已经明确表示他坚决主张我们和非洲其它国家之间采取和平、适当谅解和关系正常化的方法。举例来说，南非总理最近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日就此问题说过下列的话：

“南非最近取得了无可争辩的进展，因此，它正受到可能比历来严厉得多的攻击。这些攻击——从它们的动机上可以明白看出——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南非受到攻击，因为特别是在最近它被誉为真正希望成为调停者，其次是因为南非公开的坚定积极反共立场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南非希望和它所有的邻邦和平共处。近年来它已经一再证明了这种意愿。”

总理在提及南非的近邻时说：

“……它们不需要在国防上花费一分钱。它们也不需要有一个国防预算，因为它们知道，虽然有那么多反面的宣传，但它们其实不需要对南非怀有任何畏惧；南非不觊觎它们拥有的任何东西；南非不要它们的寸土，南非始终愿意满足它们的希望。

“这对我们所有的邻国来说都是如此，也适用于安哥拉国，南非对这个国家也是同样没有丝毫的领土要求，南非也无意在那里为自己建立任何势力范围。实际上，南非已经认识安哥拉是一个国家。”

我国总理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新年文告里，除了别的以外，谈到安哥拉的局势时说：

“我们唯一的参与是参与自由世界阵营，而我们的行动始终都为库奈尼计划中奥万博的重大利益着想——并且为了保护边境，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无论在此问题上别人怎样企图使我们变成代罪羔羊。我们已经承认了安哥拉国；我们没有作出任何侵略或颠覆行为；我们赞成政治的解决，我们对安哥拉没有任何要求……我们已证实了自己的善意，我们毫无疑问地证明了我们言行相符。现在已经打开了通讯的渠道，建立了谅解的桥梁，并为将来打下了稳固的基础。”

沃斯特先生说，由于南非在非洲展开“和平攻势”，使罗得西亚的局势从“暴力对抗和恐怖”转化为“在安静得多的气氛中举行有希望的会谈”。

我国总理和其它非洲领袖一道，采取了勇敢的行动，努力使敌对的集团聚在一起，谋求和平解决罗得西亚问题的办法。南非警察已自罗得西亚撤出，帮助罗得西亚政坛领袖能在比较融洽的气氛中进行讨论。

南非政府在莫桑比克的行动都是负责而积极的，避免有任何行动加重新政府工作上的困难。

在过去一年中，南非总理亲自访问了好几个非洲黑人国家，继续努力订出一项临时办法，作为非洲永久共处的基础。我们从来就不是一个殖民国家。恰恰相反，我们曾经进行最长久最厉害的反殖民帝国主义斗争之一。我们既不威胁和平也不威胁任何国家。

南非以前没有，将来也不会试图规定其它国家的人民应该选择怎样的政府。就拿莫桑比克和邻近国家来说，那是与我们毫不相干的事情。举例来说，那些人民有权——如果他们的意志的确是那样——选择一个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政府。但是，如果外国实行干涉来决定应该由谁来统治一个国家，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南非在安哥拉所扮演的角色是有限的，因为我们希望，除其他事项外，使安哥拉人有时在会议桌上取得解决办法，如果这样不成，也希望非统组织能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找出一个政治解决办法。

安哥拉的局势必然对西南非洲和其它邻近国家有重大影响。侵略安哥拉的后果可能蔓延到这些国家去，这是一个实际存在的危险。

我国政府已经受到许许多多毫无根据的指责。各位代表也听到这些指责。我也对苏联和古巴的侵略提出指责，我认为安理会应该立刻查明事实。我认为唯一有效的方法是安全理事会按照宪章的规定采取必要步骤，到安哥拉去亲自证明到底是谁在威胁该地区的和平——是南非，还是苏联和古巴。我国政府欢迎现在就进行实地调查，并且愿意就此问题与安理会合作。我要求指责我们的人也这样做。

我们深感惊异，我们为鼓励和协助西南非洲宪政发展而作的真正努力竟然没有得到别人的赞赏，对任何客观的观察人员来说，在这方面取得的重大进展，特别是去年的进展，应该是显而易见的。我再说一遍：领土内所有人口集团的代表，有史以来第一次志愿进行合作，为西南非洲草拟一个宪法。这种迈向独立的和平演进与世界上其它地区所进行的悲惨战争和流血恰成鲜明的对照。

南非认为这个领土居民所将采取的和平途径反映出自决概念的真正意义，但就这个领土而言，联合国似乎是故意不理睬这个概念。本组织对南非为提高这个领土的人民的、经济和政治地位而采取的行动的反映就是不加思索地指责这些进步，而这些进步正是原来委任统治书嘱咐南非进行的工作；联合国却宁愿屈服于一

小撮好战份子的支持者的压力，这些好战份子公然宣称采取威吓、暴力和流血政策对付西南非洲。这个世界机构的会员国竟然那么热衷地接受那些鼓吹在西南非洲使用暴力的人所提出的片面和无理的论据，又未经证实毫不犹疑地承认那些攻击我国政府的捏造指责，这真是令人难以理解。

虽然在这种敌视的反应之下，南非政府仍然重申愿意和一位互相接受的秘书长个人代表谈判，使他可以了解这个领土自决过程的发展。此外，南非政府不反对这个代表以观察员身分出席制宪会议，不过这件事应由会议本身作出最后决定。这个办法本身可以作为一种国际观察的办法。

南非政府又重申愿意和非洲的领袖、联合国西南非洲理事会主席、和非洲统一组织特别委员会讨论事态的进展和发展。并欢迎他们访问这个领土。

安全理事会没有任何法律上或事实上的理由把它的意志强加于西南非洲领袖的身上。如果安全理事会真的希望和平地解决这个问题，它必须正视这个领土的真实局势而不是迁就某些理事国的狭隘政治目标。

南非政府希望安全理事会不采取任何可能危及制宪会议成功机会的行动，因为这个会议为这个领土提供了缔造和平前途的办法。其它地方正发生严重的冲突，使成千上万的人民横死、饥馑和受苦，很多地区正陷于普遍停滞甚至衰退，在这个时候，西南非洲领土尽管在地理和自然结构上有许多巨大的问题，却有一个令人感动的进步记录。这个领土有和平和进步。当地的居民过着稳定的生活，依靠现代交通和运输系统、科学和技术的专门知识和有计划的经济发展的越来越高的生活水平。当地的儿童进中小学和大学；当地的工人享受着不断增加的工资和改进技能的设施。各不同团体之间的关系空前良好。领土的领袖正在会议桌上讨论他们的歧见——他们可不是以战斗来解决。难道要求安全理事会注意这些基本事实是过分吗？

最后，南非身为一个非洲国家，深切认识到我们非洲的各种问题。我们了解到我们大家面临着艰巨的工作。但是我们相信，在尊重我们所有的人民——不论黑人或白人——自决的基础上本着合作的精神，就能够克服我们各种障碍和歧见。

我们对非洲有信心。我们是一个非洲国家。我们相信非洲具备固有的力量和潜能，来实现非洲的伟大前途。我们相信，只要发达国家对我们履行责任，特别是不论在繁荣或衰退的时候，都对进口的原料和半制成品付出公平稳定的价格，我们非洲人就可以克服我们在经济发展上的问题。

我们南非人认识到，邻国的繁荣对我们是有利的。它们的安全就是我们的安全。没有别的国家更能够积极地和直接地协助我们非洲次大陆发展。我们不但愿意并且希望在这项伟大的事业中充分发挥的作用。南非期望有一天所有非洲国家都会承认到它的目标是诚恳的。

哈尔拉莫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因为时间已经很晚，我不耽误安全理事会各位理事的时间，但我不得不指出，在安理会的历史中，从来没有一次发言比南非代表刚才所作的发言更为荒谬。

南非代表企图分散我们对讨论中问题的注意力。我们正在讨论的是纳米比亚问题。我们正在讨论南非在纳米比亚干什么事，它怎样对待纳米比亚人民，它怎样压迫纳米比亚人民，它怎样剥削纳米比亚人民——它怎样给予纳米比亚人民非人的待遇。这就是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南非把这些人民变成什么呢？南非把他们变成了奴隶——而这种事情居然发生在二十世纪的中叶！但是这种作法是站不住的，永远站不住的。安全理事会要完成自己的任务，就非终止南非在纳米比亚的这些可耻行为不可。这就是我们目前正在讨论的问题。

南非代表在这里谈到了安哥拉问题。今天，我国代表就我国对安哥拉的政策发表了一项声明。南非正在安哥拉干什么事？谁叫它去的？它正在那里做什么？是不是为了保护它的利益？我们知道南非的利益是什么。南非的利益就是剥削者和殖民者的利益；就是奴隶主的利益。这些都不是正在试图协助安哥拉摆脱它以前的落后状态的人们的利益。南非代表说，南非在安哥拉的利益是有限的。关于此事，我们略有所知，因为这类发言，我们不是历来第一次听到。这是一种卑鄙的论调。他们是懦夫。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没有出席大会第三十届会议。他们为什么不出席呢？他们害怕出席，因为怕人指控他们推行罪恶的政策并加以定罪。他们怕被人指控怎样折磨纳米比亚人民，怎样借国际垄断公司之手来剥削和掠夺纳米比亚人民。不要妄图转移安全理事会对这个问题的注意力。

我们在安哥拉并没有任何利益。我们不需要安哥拉的寸土。我们不需要它的财富。我们不需要它的海岸。我们不需要安哥拉的战略地位。我们要的是：让安哥拉人民自由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和前途，并决定采取他们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可是，南非在安哥拉要的是什么呢？

南非在十一月间派坦克到罗安达。派这些坦克到罗安达，是为了协助安哥拉

人民争取本身的解放吗？不是。事实可以驳倒南非代表的话。南非当时企图阻止安哥拉人民政府宣布成立，而现在却声称他们在安哥拉的目标是有限的。不，你脱不了罪的，先生。这次你是脱不了罪的。你们在安哥拉的政策绝不会成功。我们在安哥拉的政策是光明正大的。你们的政策，无论是在安哥拉或是在纳米比亚，都是不会成功的。

主席：既然没有其他发言人，我想以坦桑尼亚代表的资格，就南非代表所作的发言提出几点意见。

首先我要说的是，如同过去一样，我们当然会研究南非代表所作的发言，但这并非因为我们对他的立场或发言的内容存有什么幻想，而是因为我们对所有发言，不论优劣，经常都表示这种必要礼貌。

但是，我认为在讨论的现阶段绝对需要提出的一些初步意见，以求避免对我们的辩论发生某些误解或使辩论走错方向。首先，我要指出，南非代表的发言不仅令人失望，而且缺少任何实质意义。其次，南非代表把他在安全理事会的发言变为一般性辩论的发言，也许，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我可以同情他。这种性质的发言，如果在大会作出，我可能会表示同情，但可能因为南非去年没有参加大会，南非代表才认为这里是一个合适的场所。

我必须指出，南非代表的整篇发言是令人失望的，理由有几个。首先，去年六月安全理事会三个西方常任理事国决定对许多代表团（包括本国代表团）提出的一项决议草案投下三重否决票，这项决议，我们经过深思熟虑，认为完全适应局势的需要，但在理事会中投否决票的几个西方理事国却认为这项决议草案远远超越了它们愿意接受的程度，所以投了否决票。最重要的是，它们当时仍然公开地或私下里企图使我们相信，南非对纳米比亚的立场仍有可能改变。

凡是一直在去年六月以来事态趋向的人，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就南非对纳米比亚的立场而言，至今并没有任何改变。荷兰常驻联合国代表以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的名义向理事会各理事国分发一封信之后一小时或两小时内，或许不到两小时

内，南非就作出这项发言，这可能只是一个巧合。

现在我们不认为欧洲经济共同体给南非政府的这项备忘录已经达到我们希望它达到的程度；但即使我拿这项备忘录来和南非代表的发言作个比较，显然也看出立场没有改变。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在向南非提出的新方针中，除其他事项外，指出了下列两点：首先，应让纳米比亚人民通过联合国监督下的民主程序，行使他们的自决权，决定自己的宪政前途。

南非代表向理事会发言时，对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提出的这个基本立场，居然一字不提。其次，新方针又说，应释放所有政治犯，并让目前放逐在外国的所有纳米比亚人返回纳米比亚。南非代表对这个问题又是一字不提。

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提出这项温和的新方针，是真心试图促使对纳米比亚的立场有所改变，现在，南非代表在安理会面前对这个方针居然不表示任何意见，反而长篇大论发表毁谤中伤的话，不是针对非洲人，因为在某些情况下对非洲人来说，毁谤中伤的话已经成为一件习以为常的事；也不是针对整个联合国，因为现在这已经成为公认的事实；而是针对安全理事会。他认为，安全理事会在以往和现在都对南非采取敌视的态度。他说，在他自己看来，安全理事会没有正当的理由来讨论纳米比亚问题，因为纳米比亚问题并没有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当然，这篇发言照理应该受到轻蔑。不但如此，在过去各种事情发生以后，在国际社会已经了解并认识到南部非洲的实际情况以后，南非代表居然到安理会来，把理事国当作对纳米比亚或南部非洲的情况一无所知，这才令人感到非常失望。

南非代表激昂慷慨地声称南非人也是非洲人，他们对非洲有信心，他们在非洲有既得的利益。我不认为曾经有过关于南非白人有无权利住在非洲的任何问题。问题始终在于并将继续在于：非洲人永远不能接受白人在南非的优越地位，只要南非有种族隔离制度，让沃斯特政权的代表来到安理会来自称为了非洲的利益而提出声辩或要求，就是荒谬透顶的事。好事要从家里做起，如果南非人真的这样关心，如果他们现在真的已经改变想法，认为他们应该维护非洲人的利益，那么，他们就必须开始转变并从根本上改革南非社会。

博萨先生居然还敢不承认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的合法性。我相信，南非很快就会不承认太阳，把它叫做月亮，因为他们现在说，联合国是有敌意的，安全理事会是有敌意的，非洲是有敌意的，世界是有敌意的，国际法院是有敌意的。谁没有敌意呢？或许只有那些仍然相信过时的种族隔离制度和过时的殖民制度的人们，才对南非没有敌意。

博萨先生说，南非并不是一个殖民国家。那么他们究竟在纳米比亚做些什么呢？我们应该怎样确定他们在纳米比亚的地位和身分呢？事实上，欧洲殖民主义在非洲的最后残余即将消灭，非洲目前仅存的殖民国家就是南非政府。这是非常显然的事，因此我们可以相信，就连南非代表也不认为有必要到这里来自圆其说。

我相信并敢认为，使安理会的西方理事国也对南非代表失望了。我最初提到向南非提出而在今天作为S/11945号文件散发的那个新方针，但我要进一步指出，获得一致通过的安全理事会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七日第366(1974)号决议——这项决议是安理会所有15个理事国（包括极力支持南非继续在非洲的狂妄和轻蔑态度的理事国）赞成通过的。这项决议在执行部分第3段中要求南非郑重宣告愿遵守联合国各项决议和决定以及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国际法院关于纳米比亚的咨询意见，并承认纳米比亚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土完整和统一。这项宣告应向安全理事会作出。不必说，南非代表并没有努力作出这项具体的宣告。他并没有理会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提出的那项具体的新方针。他不理会国际大家庭坚持不断地提出的任何一项要求——这些要求不仅是非洲国家提出的，不仅是亚洲国家提出的，不仅是拉丁美洲国家提出的，不仅是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的，的确也是西欧国家提出的，有些还是美国和加拿大提出的。南非代表至今还不能向安理会说他们将尊重纳米比亚的领土完整和统一。他说，一切选择都是可能的。但从纳米比亚发展情况看来，我们知道纳米比亚班图斯坦化的进程继续推动，没有受到阻止。他得意扬扬地谈 显得和克发生的所谓历史性事件，即所谓制宪会议。就这项所谓历史性事件而言，我只好提醒博萨先生注意一下我的同事和兄弟，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卡马拉先生所作中肯的发言；他说，南非当局组办的制宪会议只是一

个骗局，在这个骗局中，南非一手扶植的傀儡和走狗被装扮成纳米比亚人民的真正代表，象西南非民组这样的政党却被排除在外。我谈论所谓宪政会议的话，到此为止。

南非代表以他一贯夸张的口吻，谈到他本国政府如何努力设法找出解决罗得西亚问题的办法，还说南非部队已经撤出了。我不知道他说的是“部队”还是“警察人员”，但他说他们是撤出了。联合国应该把这种行为看作一种高尚的行为。但是，南非部队究竟在罗得西亚干什么呢？这些部队驻在罗得西亚，是公然违反安全理事会的要求，公然违反大会的立场。到安理会来说：“我们已经把我们的部队撤出罗得西亚了”，这只不过进一步证明：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历来所说的每一件事，尽管南非代表不断辩说并无其事，实际上都是事实。

我知道时间已经晚了，但我必须指出，对我来说，作为坦桑尼亚代表，耐心听完博萨先生的发言并不是好受的，这特别是因为大家对这篇发言寄予这样殷切的期望，而它的内容居然是那么贫乏，甚至什么都没有。

还有最后的一点。依坦桑尼亚代表团看来，安全理事会并不是在讨论安哥拉问题。安理会各理事国不论在任何时候愿意讨论安哥拉问题，坦桑尼亚代表团都极愿意作出自己的贡献。但是，南非代表妄图为南非侵略和干涉安哥拉的行径辩护，使人以为这种侵略和这种干涉居然得到非洲的任何非洲人的宽恕，这无异是在伤害之外又加侮辱。南非人毫无理由到安哥拉去。任何人，或本组织，或安哥拉人民，从来没有给予他们任何权利在安哥拉冒充和事佬。此外，必须着重指出一点，就是安理会的非洲国家远在安哥拉问题产生以前，就促请国际大家庭注意这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所面临的危险，非洲和平与安全所面临的危险，全世界和平与安全所面临的危险，并注意南非不断利用纳米比亚向一个主权和独立国家发动侵略行为。因此，不要让安哥拉问题被人用作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进行持续侵略活动的借口或掩饰。

作为坦桑尼亚代表，我当然有机会作较长时间的发言，进一步讨论博萨先生所作的发言，并据此对他的发言提出答复。但是，总结来说，我要指出，本理事会正在处理一个国际共同负有责任的问题。自从取消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以来，联合国对纳米比亚就负有一种法律的、道义的和政治的责任。纳米比亚现在是一个国际领土。南非人毫无理由到那里去。我们今天讨论纳米比亚问题，并讨论确保纳米比亚人民的自决和独立权利的各种方法，这完全是因为南非政权对于联合国的决定始终采取傲慢和执拗的态度。

此外，联合国至今无法达成它的目标，这是因为某些重要西方国家在安理会的代表缺少必要的政治意愿。但我们确实相信，而且作为坦桑尼亚代表，我也仍然希望——如我们来自西南非民组的兄弟今天早上所说的——能够借助于本组织，设法为纳米比亚问题找出一个比较缓和的解决办法。我们相信，无论是通过和平谈判或是通过军事对抗，南非人最后都会被人从纳米比亚赶出去。我们心中毫不怀疑，在南非人反对西南非民组领导的纳米比亚民族主义力量的战争中，南非人必将失败。但是，我们相信，为了纳米比亚人民的利益，为了非洲人民的利益，为了国际和睦着想，为了种族关系着想，为了国际谅解着想，国际大家庭必须再一次设法避免纳米比亚发生一场全面战争的浩劫。我相信，安全理事会会有机会设法做到这一点。

作为坦桑尼亚代表，我要凭我国政府代表所具有的一切权力，极其严肃地呼吁我们的西方同事明白局势的严重性，以便同我们联合起来，再度设法找出一项比较缓和的解决办法。我不用“和平的”三个字，因为谈论纳米比亚问题的和平解决办法，简直就是自欺欺人。南非人就不是用和平的方式来对待纳米比亚人民。因此，我们设法寻求的是一种比较缓和的方法——我们设法寻求的是对纳米比亚问题找出一种比较缓和的解决办法。

我想，这件事正等着安理会作一选择。根据安理会内进行的协商，根据安理会各理事国所表示的看法，我心中毫不怀疑安理会全体理事国都会对这一问题负起它们各自的责任。

我了解到，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代表已经要求发言。虽然时间已经晚了，如果安理会同意，我就请西南非民组的代表发言。没有人反对，我就请西南非民组的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加罗布先生（纳米比亚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行政书记）：如果得到安理会各理事国的许可，本代表团要求在这个时候发言，提出一两点意见。第一点是，主席先生，当你请我们在安理会议席就座时，我们注意到南非代表团走出安理会会议厅。这证明他们如何看待我们的人性和我们纳米比亚人。

其次，我要在这里指出，并希望列入安全理事会的记录：纳米比亚人民从来没有要求南非政府来统治我们。南非代表在这里声称，他们是应纳米比亚人民的明确请求才到纳米比亚来的。我们想正式声明这绝对不是事实。我们要求他们提出任何历史文献来证明他们是受纳米比亚人民请求来统治我们的。

第三，南非代表告诉安理会说纳米比亚在社会、教育和经济领域里已经取得进展。他大言不惭地玩弄数字把戏，企图证明南非自称正在为纳米比亚人民做的事。但我要在这里指出，南非在纳米比亚的一切所作所为，从来不是，也永远不会是为了纳米比亚的非洲人民的利益。

我们在全世界和安理会的面前，声明我们有权统治我们自己，发展我们自己，就此而言，甚至有权对我们自己施行苛政。

第四，若干代表在这里表示意见，批评南非代表企图把大家的视线从安理会目前讨论的纳米比亚问题转移到安哥拉的局势。我想对这些意见表示赞同。我们真诚希望，安理会不要让自己被胁迫来处理 and 安理会目前讨论问题绝对无关的任何事项。

我要指出，西南非民组和本代表团将在适当的时候作一次详尽的发言，但是，听了南非代表在安理会扮演非常出色的戏，企图蒙蔽全世界的视听，使人无法了解我国局势的真相，我们感到有责任在这个时候发言。我们将在适当的时候答复南非代表所作的发言，但是，我要以本代表团的名义，请安理会注意我在这个时候提出的几点意见。

主席：今天下午会议的发言人名单上，已没有其他要求发言的人。根据我和安理会各理事国协商的结果，安理会下一次会议定于明天，一月二十八日，星期三，下午三时举行。

下午六时五十分散会